



(本文作者早期的照相)

江山萬里行 (十三)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宜昌重慶航運滄桑

武漢撤退前，我從漢口到達宜昌，在宜昌等飛機到重慶的人很多，無法很快搭上飛機，只有在宜昌候機。在宜昌住下來的頭三天，由軍方招待察看宜昌警備司令部的防禦工事，除了在東面、北面的平地挖了幾個防空坑道外，沒有其他的工事。我們再過江到宜昌西面安安廟去看，也沒有防禦工事。我看見警備司令部有城塞局辦事處這個部門的招牌，但沒有推動實際的工作，心中無限的感慨。

過了三天到航空公司去問飛機班次，答覆是還要等兩、三天。我祇好利用這一空閒的時間參觀考察宜昌的市政建設。

宜昌在長江由山區出口的地方，宜昌以西全是山區，高山峻嶺經三峽、巫山通重慶；宜昌以

東是平原，從漢口通上海。宜昌到重慶的交通早期全靠民間的木船載運，自重慶到宜昌順流而下，船運尚稱便捷。但是逆水而上時則靠人工拉纜，江中有幾處險灘，很容易造成翻船的災難。

自從庚子年（一九〇〇年）中國慘敗之後，列強獲得內河航行權，英、法的船隻都經由宜昌航行重慶，這些外國輪船大部是運貨兼客運，強佔去民船的生意，有個四川人盧作孚組織「民生公司」向法國購買大馬力的輪船，航行於漢口到重慶之間。盧作孚很能幹，讓四川軍要都聽從他的建議，組織「民生公司」，把四川的鴉片運出來賣給租界上的外國人和中國人，同時把四川軍要人物所買的軍火運回四川。

本來有英國船航行重慶宜昌之間，因為英國船浪沉四川民船，經駐防萬縣的楊森將軍向英國抗議，英國砲船在萬縣和中國民間發生衝突，受

到楊森將軍所部的反擊，以後英國船就不再行駛了。

因此重慶到宜昌，這條航線就成了「民生公司」的專利了，楊森將軍在漢口西商跑馬場邊建了一棟現代化的「楊森花園」，經常是空的，我在漢口時，曾打算利用這房子辦一所中學，但是地點近日本租界，受阻撓沒有成功。

由宜昌駛往漢口的輪船是日本人的專利，日本商人把宜昌的貨物運到漢口，再把漢口的洋貨運到宜昌，行銷內地。我九歲時，和母親、弟弟叔乘「襄陽號」到漢口。船分成房艙和統艙，那時因買不到票，就坐統艙，吃大鍋飯，坐了三天三夜到漢口，這是我第一次坐洋船。

民國初年宜昌祇有五、六萬人，都是轉運商人。宜昌城是建設在平地上的一個城市，沒有城牆，只有一些老百姓蓋的房子，建築都是木房，

瓦頂，靠江邊的沙灘地方都是一些攤販，街道狹窄，小旅館很多，房屋雖然簡陋。但因商業交往頻繁的關係，顯得很有生氣，江邊的魚、米、蔬菜供應充足，人民生活都過得很好。

我的姑爹徐子尚先生住在宜昌，宜昌沒有電燈，都使用煤油燈照明，沒有自來水，都喝江水。宜昌有一所中學，一所小學，和一座戲院。七事變，南京失守後有人在宜昌設個小電影院，生意很好。

在江邊有一百公尺長的沿江馬路，是條石子路，有五十公尺寬，靠市區這一帶有電影院、茶館，沒有公園，逃難的人都在夕陽西下時到馬路上徘徊留連，希望能碰到熟人。

有天下午，看見兩個女孩在哭，我問她們什麼原因，她們說找不到家人了，我看她們面目清秀，是好人家的小孩，非常可憐，便給錢她們吃飯。很巧地，碰到模範區的周二先生，我告訴周先生這種情形，他說：「家人走散的很多，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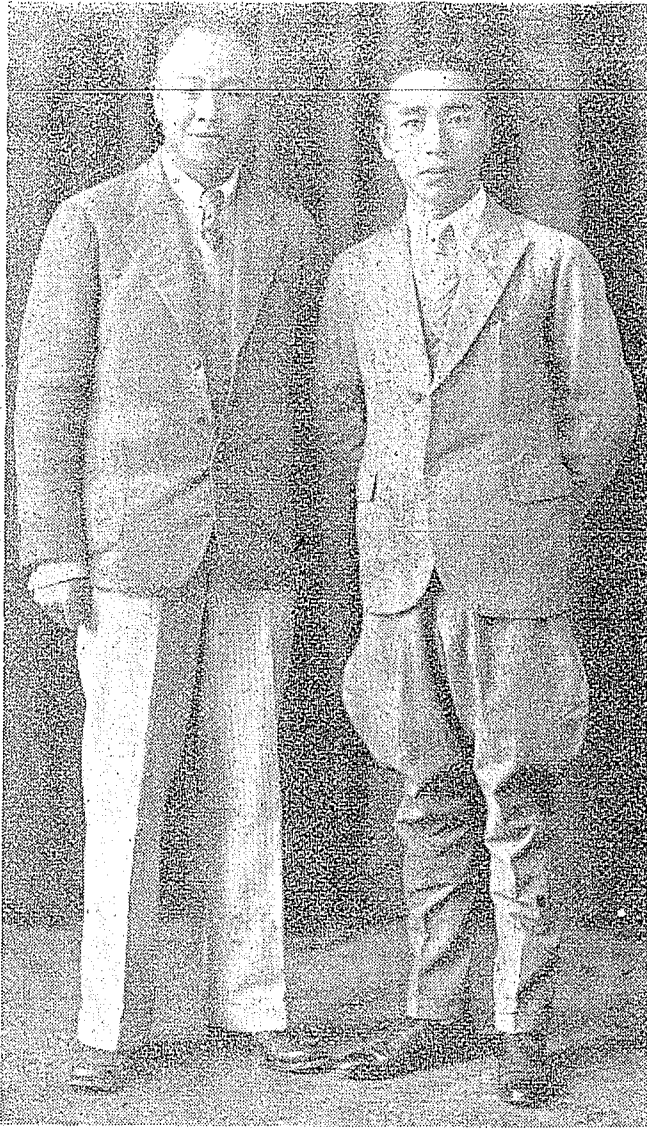
們來替她們設法。」她們吃完飯後，我拿五十元給周二先生，請周先生設法送她們到重慶後方去。

安安廟前憶鴉片煙

有一天清早，我雇了一個划子到長江西岸的安安廟，安安廟雖已被焚毀，但仍可見其雄偉之地勢，後面有青山圍繞前面有長江環抱，過江為宜昌城，景緻非常美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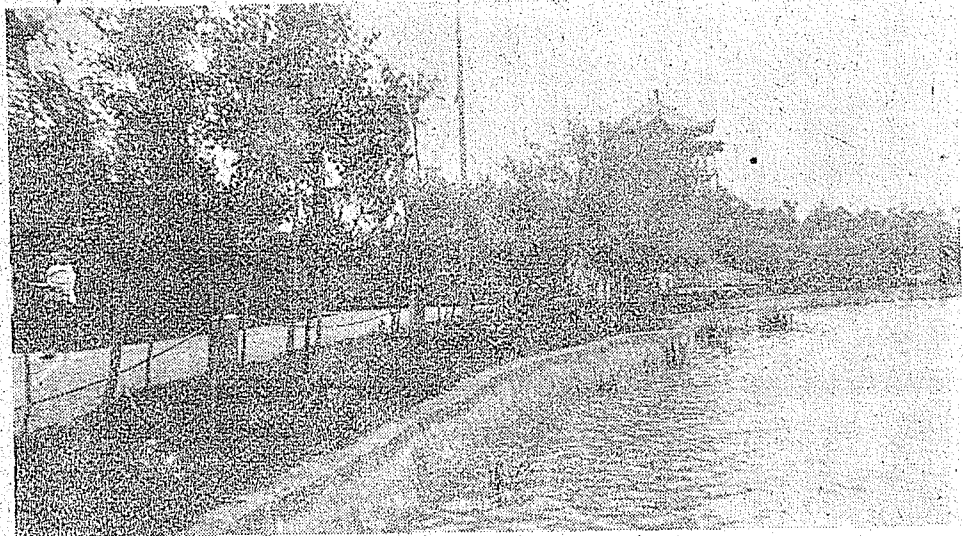
我離開划子，獨自一個人上山，邊走邊想到自己小時的情景。安安廟雖被燒了，但廟前的平地上仍蓋着一座茶棚，我叫了一杯茶，躺在躺椅上想起小時的情形，我和母親，二叔吳經銓（日本留學生），弟弟從家鄉出來，住在安安廟。我記著安安廟是棟規模很大的木造房子，前院是旅館，後院是佛堂，內面住和尚，外面住旅客。我和弟弟到廟的各處去逛，歲月匆匆，瞬已二十年了，但當時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。

二十年前在茶館西面有張桌子和幾張椅子，旁邊站了幾個稅官，我記得小時候是這個樣子，現在還是一樣。我到稅官的桌子去看看，好像母親從鄉下出來的模樣，穿著藍布的褂子，肚子特別大，因為身上綁著四塊鴉片煙，要偷關，母親前面有位老陳，是跑這條路的老手，他穿著布大褂，裏面也帶著鴉片煙，他走到稅官的面前，從懷裏拿出一塊鴉片煙給稅官，稅官把鴉片煙拿給旁邊站著的一個人，稅官一點頭就揮手叫我們過關



本文作者（左）早年與武昌省會警察局長蔡孟堅（右）在漢口合影。

。二十年後的情形還是一樣。說到鴉片煙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小時候家



本文作者設計監造的漢口市中山公園人工湖

裏種鴉片。鴉片的種子和芝麻一般大，種下後，長出來的樹有一人高，每棵長一朵花，有各種不同的顏色，花開後，結果，果實像蓮蓬，花謝後果實長大，大的像外國酒杯那樣大，青色。製造鴉片的漿，在果實的皮內，把修腳刀細成一排，在果子上一劃，可劃成好幾道口，流出白色的漿水，農人用樹葉網在鴉片樹上，第二天去拿，解開樹葉就有純的鴉片煙。鴉片莫把水流乾後不到一個星期就枯燥了，裏面有很多煙種子，搖起來會響，鴉片煙子像芝麻很香，可以拿來吃，但是鴉片漿有毒不能吃，吃了會喪命。

農人把鴉片煙的漿水倒在銅鍋內，和空氣氧化變成黑色的純鴉片煙，農人做假，把四分之三的豆渣和四分之一的鴉片放在一起調和，放在火上煮，因為他們知道比例是多少，所以看不出來是造假。原來是稀的漿水加上一些水，放在銅鍋熬乾後，把鴉片放在筍殼上，擺在房屋上讓它風乾，成乾鴉片塊。一塊一塊的，抽鴉片的人把整塊的鴉片切成小塊加水再煮乾，做成泡子，放在鴉片槍上用火燒，吸鴉片煙的味道。我在香港新加坡看見印度人抽鴉片，把鴉片揉成小圓球，放在旱煙上抽，不用鴉片煙燈。

羊腸小徑趕屍隊伍

我看稅官抽稅經過二十年仍沒改進。我問他們下雨怎麼辦？他們回答「下雨時到茶棚」，我到廟四週逛，就和小時同弟弟在一起時一樣。我回到茶棚，喝茶看宜昌城。想到，小時出門坐七天的轎子到安安廟，沿途都是小路翻山越嶺看見

有人趕牛、羊到宜昌城賣。走了三、四天路途時，看見趕屍隊有八、九個男人。據說這些人死在宜昌、沙市等地，而這些人家住內地，有七、八天的路程，抬棺木的不好走，就用趕屍。趕屍的只有兩個人，一在前，一在後，碰到他們都散開讓他們先走，據抬轎子的人說我們都不能看，看了這些屍體就會倒下來。在我們住的小旅館旁邊，有專為趕屍而造的房子，屍體一個個靠牆站立，天未亮他們又上路早、晚趕，中午休息，趕到一個地點，就交屍體。這是天下奇聞。我問茶館老板：「從前趕屍的，現在還有沒有？」老板說：「沒有了，現在過路的人太多了。」

我躺在椅子上回憶往事，想宜昌想北京的情形。我生長在古老的湖北建始縣，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文明都不曉得，過著孤陋寡聞的生活。在安安廟上看長江有輪船、划子在上面行駛，覺得非常奇怪。在輪船上，我們住在統艙，看的都是鄉下的商人，到漢口買貨。有天，頭等艙的門打開，我上去看，看見有人彈風琴，這是我頭一回看見。又看見一個中國人，繫着紅腰帶，用一根繩子量水的深度，口裏直叫水深多少尺；再過一個門是機器間，看到幾塊鐵板在動。過了一會，有人來叫我下去，這是我頭一回看到輪船上的機器。

初坐輪船兒時往事

船到漢口不能靠岸，停在江中心，用小木船把客人從輪船上接上岸，我們六個人叫一個划子上武昌。

因為那時我是一個鄉下小孩，沒見過輪船覺得很奇怪，我站在木船上，往四週看，這條木船用棧和大力來使它前進，忽然，船上的竹竿打過來，我很快的抓住竹竿才沒掉到江裏。上岸後，看見人拉人力車，很奇怪。叔叔叫了人力車，送我們到斗級營的高昇旅館，在旅館碰到父親公差視察陸軍中學，這是五年後第二次見到父親。第三天父親叫我們過江到漢口看戲，在漢口看到馬車，自行車跑的好快，簡直是神乎奇神。以後和父親坐火車到北京，第一次看到火車，好害怕，因為父親是陸軍部的官員，所以坐頭等車，我們也坐頭等車，由漢口到北京有兩天兩夜的路途，我除晚上在車廂睡覺外，白天的時間，都站立在走廊上看風景。

到北京後坐駱車到東四牌樓八條胡同路南門口寫著陸軍部吳寓。漢口很熱到北京已有秋意，很涼快。住了不久，就上大清縣模範兩等小學。那時，北京的天氣很冷了我們穿的衣服很少，上體育時老師說我們穿的衣服太少了，不能脫。這時，北京沒有公園叔叔帶我們看北京的大廟，廟宇年久未修，破落不堪。

舅舅是德國留學生，叔叔是日本留學生，我讀小學時，他們鼓勵我到歐洲，我想讀英文，先把文字搞通，父親也贊成，暑假時，到憲兵學校馬老師家學英文，這是我首次接受歐洲的文化，我覺得對英文很有興趣，在小學旁邊有個英文補習班，一個月五毛錢，我利用早上的時間去補習。

小學畢業後，考取順天中學，父親不讓我念

，舅舅叫我留學德國，先到青島德華學校補習德文，父親送我到青島路過天津，遇到李學瀛，他說：「現在世界通行文字是英文，上南開比較好。」他介紹我讀南開，因為英文程度不夠，先補習半年，才升成正式班。校長張伯苓於每星期三下午演講，找外國學者中國名流來演講，對開通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幫助，我於是立志一定要到外國去唸書。

弟弟吳國楨小學未畢業時，放暑假回家我把南開學校的功課教給他，他考上南開一年級和我同班，弟弟很聰明，人稱神童，說我笨，給我很大的精神壓力，在畢業前兩年，清華學校招考，有補習班專門補習，弟弟參加補習，而我沒有加入。張勳擁護復辟那年，北京城因為戰爭，街上不能通行，父親派兩個兵背著弟弟去考試，幸運的考取了。我在南開努力學習英文，預備到外國留學，有幾個要到外國留學的同學，我們當時都成了好朋友，如周恩來（後來走火入魔成了毛澤東的幫兇這真萬年，真非始料所及）、李福景，楊煥斗等約有十幾個人，有錢的像楊煥斗、金鼎新先行到美國，我們沒錢的就等機會。……回憶少年往事不勝依戀。

當面誇獎不識真人

夕陽西下，安安廟前茶館來了很多鄉下人，身穿本地服裝，只有我一人穿馬裝。茶館老板看我特別過來問我從那裏來的！我說：「從漢口來的，你貴姓？」老板說：「姓劉，是茶館老板。」他坐在我旁邊，我說：「二十年前，我在安

安廟住過，廟怎麼會燒了呢？」劉說：「廟裏的香火很盛，旅館的生意也很好，是宜昌對面大家同樂的一個地方，不過，地方不安靜，常常駐兵，軍官比士兵還壞，無所不為，強拉良家婦女到廟裏，有一次，軍隊住了以後，老百姓放一把火把廟燒了，至今蓋不起來。」我說：「這裏很好，要在這畫觀光飯店把它恢復過來。」劉老板到過漢口，他說：「漢口的中山公園修得太好了，尤其是衛生設備和洗澡間，每回我到漢口都捨不得離開。漢口的跑馬場太好了，每次到漢口的花費都是買馬票得來的。」我說：「你這麼喜歡漢口，怎麼不建議在宜昌也辦成那樣。」劉說：「先生，那可不容易，誰肯把土地捐出來修公園，拆房子修馬路？」我說：「那漢口怎麼能辦得到？」劉說：「聽說漢口有個吳國楨很能幹，把幾千家的吊腳樓子拆了修沿江馬路，這是很不容易辦到的，這個人實在不錯，聽說他是我們建始縣人，和弟弟吳國楨都在外國留學，高山野林不出人才則已，一出人才就是金鋼鑽，實在是了不起。我們宜昌人到漢口去的，個個稱讚漢口，捨不得回來。」劉又說：「先生，漢口有一個跑馬場才好玩，頭馬彩，二馬彩，五馬彩都有幾十張，不是一個人得獎，分開來，每個人都能得獎，而且跑馬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可以呼吸新鮮空氣，比打牌好多了。我們宜昌也應該學漢口，有沿江馬路。」我問：「誰有這麼大的能力拆沿江的房子？」劉說：「老天爺拆的。」我問：「怎麼說？」劉說：「幾年前有一個油商，運石油到街上去，不小心掉了一桶油在飯攤的火爐旁，燃燒起來，火

勢很大，把沿江燒成一大片空地。很多土紳到過漢口，就說要和漢口學習修沿江馬路，縣長也贊成修了一條二百公尺長的馬路。我說：「漢口

退到宜昌來的人很多，宜昌又沒公園可以走動，都到這裏來散步，因此，這裏成了流亡人的聚會所，你說的那個吳國柄，我也知道（我不便說明就是我），他能在漢口從事建設工作，實在應該感謝民族救星 蔣委員長的賢明領導，先安內剿匪，任用能幹的人才担任市長、省主席，使華中尤其武漢三鎮能夠安定的從事建設工作，吳國柄不過幸運的得到工作機會而已。」

在山上看到江邊的划子上有很多漂亮的女人，我問劉老板：「這些人是做什麼的？」劉說：「做生意的，很多光棍都來找她們，宜昌是水陸碼頭，一些商人都來找她們，在市區內有警察、士兵會抓，在划子上，她們看情形不對就划跑了。」我從躺椅上起來，轉一轉覺得身上輕鬆多了，不像在漢口總覺得有人跟著我。因為留學時，何成濬保舉黃建中留學，幾乎斷送了我的前途。所以對何成濬敬而遠之，又想到了鴻猷被人暗殺，陳克明坐牢發瘋，對中國的官場很害怕，謹慎的生活，謹慎的防備，尤其，我們弟兄倆，一是市長，一是參事，很多人看了眼紅，弟弟是中央派的，有保護，而我是自己努力起來的，不受人重視的工程技術人員，在漢口過歐洲式的生活，廚房有中西餐兩個大師傅，佣人八、九個，據說有人在 委員長面前控告我，曾派人來調查我的行為，還好警察局長蔡孟堅和他的夫人，張羣先生的弟弟張顯都常到我家，知道我錢的來源正大

，所以沒出事，但精神受的威脅很大。現在離開漢口覺得一身輕鬆。

烽火之中飛離湖北

下了安安廟以後，到航空公司，問何時有飛機到重慶，航空公司的人員回答說：「這幾天常有敵機來襲，到重慶的飛機沒有時間表，沒有敵機的警報才敢進入宜昌的空中，停留的時間很短，旅客上機，滿座後，立刻起飛。你最好等著不要走遠，有飛機馬上就上機飛走。」附近沒有防空洞只能在茶館等候，我找了一張躺椅，躺在上面等候飛機。

在躺椅上，我想徐樹錚專使之死對我的打擊很大，不敢輕易地加入某一機構為生活而工作。我覺得不該是為求生活而工作，應該是為實踐自己的所學而工作，在唐山工廠兩年，一面工作，一面等候機會。找合適的地方實現自己的理想。終於找到了武漢三鎮。

我於民國十八年到武漢，經過九年才離開。這九年中是 蔣委員長領導全國同胞堅苦建國致力安內攘外的黃金年代。我有幸回到故鄉，從最基層做起，在漢口地方得到了從事市政建設工作的機會，不幸的是武昌的自來水沒有建設成功，襄河鐵橋也未建成，日本軍閥竟然入侵，武漢撤守，我不得不離開湖北，這些未完成的工作，是我最遺憾的事。正想到這些未完成的工作時航空公司的人員叫我趕快上飛機，從此和湖北說再見了，不知何時能重回湖北的懷抱。

高空回憶弟弟婚事

上飛機的時間不固定，因此，我在賣票旁邊的茶館等候，等的人很多，都是南京、上海撤退來的，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也見面了，我把簡單的行李放在徐家，隻身一人手提一個小箱子在等候。聽到飛機響，就叫我們上飛機，大家一窩蜂的上了飛機後立刻起飛。飛機不大，只能坐十幾個人，飛行的高度不高，順著揚子江向重慶飛行，除了一條銀白色的河流外，就是青色草原，沒什麼景色可看。前幾天因為常躲警報，精神緊張不安定，現在上了飛機，一切就平靜下來。

回想在湖北的一切情形，弟弟先到湖北，但因交通不便沒有通信，不知他在武漢，後來張知本主席委我當湖北省府市政設計委員時，張主席告訴我弟弟在湖北，我向張主席的秘書詢知弟弟住在漢口煙酒事務局。我過江見到弟弟時，他正和同仁一起吃飯，我也加入。弟弟離席後，秘書范實和我交談，（范實字寄蒼，湖北人。）我考試留學，教育部有位司長范吉六先生很照顧，范實是他的姪子，因此我們兩人談的很親切。我說：「我在警察局做事，辦漢口第一公園。」我問范實我弟弟怎能做煙酒事務局局長？他說：「你弟弟回信給李宗仁便得到這一職務，整理財政。當時煙酒事務局局長是肥缺，很多人用錢要買，這個職位李宗仁用人唯才，看您弟弟有才幹能整頓財務。果然吳局長到任後，辦事認真，稅收比歷年的都好，所以李宗仁很欣賞他，談到我的出路，范說：「這裏一切都談不到那有工程可做，教書也沒有大學可開課。」我說：「我現在每個月在警察局有八十元，市政委員會有二百元共二百

八十元的收入。」范說：「那樣已經很好，可以把家眷接來同住。」我因此寫信給內人要她把小孩一起帶到漢口，租屋於揚子江十號，弟弟未婚就暫住我家。

我在漢口的跳舞場結識了很多朋友，認識了許多商人和軍要們的小姐，許多人想替弟弟作媒，可是小姐教育程度不够，不合適，後來認識漢陽鐵廠的廠長黃清溪，他美國留學生；有個女兒黃卓羣，在上海中西女校念書。黃清溪有位朋友王求定，王太太唐桂珠和內人是師範大學同學；王求定的前妻生個女兒瑪麗王，長的很美。又認識一位溫小姐。大家認識後，介紹好幾位小姐和弟弟認識，溫小姐太活潑了，就沒介紹弟弟和她認識，黃小姐因為還在念書，趁放假的時間，我請她們在漢口美國海軍青年會吃飯。弟弟和黃小姐一見鍾情。黃小姐回校後，弟弟常寫信給她，被學校發現，告訴黃老先生，黃老先生說他們要結婚才沒事，黃小姐沒畢業就和弟弟，在漢口教堂結婚生了兩男兩女，一家人生活過得美滿而愉快。

在飛機上許多甜蜜的回憶，一一縈迴腦際，對過去一切無限依戀，對漢口撤退，過流亡生活，我們對漢口的建設化為烏有，又不勝惆悵。

山城重慶初跑警報

飛機八點多自宜昌起飛，經過兩個多小時飛到重慶，重慶的機場在長江江底的小洲上珊瑚壩，我沒通知家人來接我，從珊瑚壩爬斜坡上岸沿南紀門通上清寺的馬路坐人力車到上清寺。上清

寺原來是間廟宇，主持見逃難的人很多，把菩薩搬走，變成民房出租。上清寺是個四合院前面是一層樓的小房，我們住在大殿的右邊，左邊是國民政府的文書局長許靜芝的住所，程其保（前任湖北教育廳長）住在前面的樓上房間裏。另外，漢口特三區管理局郭泰祺也住在這樓上，樓下當飯廳和住單身女郎羅衡委員等兩邊廂房住佣人和當廚房。

我到上清寺，內人他們正要吃飯，見了我非常高興，帶我參觀住所，上清寺的位置在重慶城外的鄉下，是石子路的中心，東通新建的國民政府，林森主席就在那兒辦公，北有馬路通曾家岩，是蔣委員長的官邸所在。後來弟弟也在這附近建造房子，西通沙坪壩，交通部公路總局也在這裏辦公。南通兩路口，兩路口東向通達重慶市區，西向通中央訓練團，在俘屠關（後改名復興關）。兩旁的馬路都很好，可以通汽車，路旁全是用竹編牆的新建簡陋房屋，店舖原來都是本地人開的，後來很多逃難入川的。下江人也在此開

設商舖，維持生活。

重慶是塊陸地，南面是長江，北面是嘉陵江，兩江會合於朝天門，是塊突出的山尖沒有平地。所有的建築都是磚木造的房子，只有川鹽銀行和聚興城銀行是新式建築。南岸原來沒人住，抗戰爆發，中央政府遷渝，人口驟然增加。原先有個規模很小的水泥廠。後來嘉陵江北岸有兵工廠、鋼鐵廠等工廠的設立。

重慶市那時已有電燈，但還沒有自來水。

我到重慶的第二天上午十點多鐘，敵機從漢口起飛，到重慶約四個多小時，下午四時警報響了，街上的人們沿著馬路疏散，林主席用車子載了幾位婦孺往郊外避難，我在兩路口上了車預備往沙坪壩避難，但是汽車拋錨，把我們丟下，兩路口又沒有避難地方，我要求黃包車拉我回家，走到距上清寺不遠處看見內人、金媽帶著子女往外跑，我告訴他們沒處可躲。這時敵機投彈轟炸機場和國民政府，不久，警報解除，我們慶幸未受傷害都平安回家了。

鄧公玄回憶錄

浮
漚
掠
影

鄧公玄教授著

定價台幣貳佰元美金六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代售